



# 梅森探案

## 搞鬼的丈夫 懈怠的情人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[ 美 ] 厄 尔 · 斯 坦 利 · 加 德 纳 / 著

# 搞鬼的丈夫 懈怠的情人

王晓春 / 译

杜文燕 / 译



**梅 森 探 案**

A PERRY MASON MYSTERY

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0-0205

Erle Stanley Gardner  
**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**

The Case of the Haunted Husband  
**搞鬼的丈夫**

---

The Case of the Haunted Husband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 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© Bethel Gardner & Grace Naso, 1941  
Copyright licensed by Thayer Hobson & Company through Arts &  
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, New York

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0-0209

Erle Stanley Gardner  
**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**

The Case of the Lazy Lover  
**懒怠的情人**

---

The Case of the Lazy Lover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 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© Bethel Gardner & Grace Naso, 1947  
Copyright licensed by Thayer Hobson & Company through Arts &  
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, New York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搞鬼的丈夫; 懒怠的情人/ [美] 加德纳 (Gardner, E.S.) 著;  
王晓春等译. -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1.4

(梅森探案/鲁玉容主编)

ISBN 7-5014-2437-3

I. 搞… II. ①加…②王…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  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4184 号

## 搞鬼的丈夫 懒怠的情人

---

著 者: 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译 者: 王晓春 杜文燕

责任编辑: 鲁玉容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---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

字 数: 357 千字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2437-3/I·1017

印 数: 0001-6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## 内 容 简 介

### 《搞鬼的丈夫》

金发美女丝苔芬想到好莱坞发展，她搭了一个男人的车前往。途中由于这个男人图谋不轨而使车辆失控出了车祸，可当丝苔芬醒过来时却看到是自己坐在驾驶盘后，出事时开车的那个男人已不见了。车祸中有人死亡，丝苔芬被控过失杀人。为使她脱离干系，律师梅森必须找到那个逃离者，而当真找到他时，他已是一具尸体。接下来，好莱坞的大腕，寻找丈夫的女人，死去丈夫的妻子，中弹而亡的司机纷纷搅了进来。在这个乱糟糟的局势下，梅森又如何理清关系、挖掘真相，拯救了他的当事人的呢？

### 《倦怠的情人》

某日，梅森突然接到没有任何说明的两张二千五百美元的现金支票，签名付款人是罗拉·阿尔瑞得。经查，其中一张的签名是假的。随后，矿业大亨阿尔瑞得到梅

FMS/04

森办公室声称他妻子和他的助手佛里特伍德私奔了,并请他找到他们。此后又不断有人到梅森处打听佛里特伍德的消息,可当梅森找到他时他已失去了记忆,而与此同时人们却在翻下山崖的汽车中发现了阿尔瑞得的尸体。梅森设计逼迫佛里特伍德当庭承认了失忆是装出来的,却没有料到他同时竟讲述了一个完美的罗拉杀夫的故事……



# 搞鬼的丈夫

王晓春 译





## 第一章

赞德热带旅馆里有一张供老主顾存放衣帽的柜台，丝苔芬·奥尔加此刻正死死地抠住这张柜台的边。她瞪着经理离去的背影，只觉得指节上的皮肤紧绷着，血在脸颊里呼呼地撞。

她身后是长着一张平平板板的面孔的埃米莉·卡尔。她薄嘴唇，肤色浅黑，十个手指头又灵巧又能干。她正默默地走来走去，把搭在衣架上的外套一件件抻得平平整整。

“好哇。”丝苔芬说着，视线仍未从经理的背影上离开，“太欺负人了。”

“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嘛。”埃米莉一边评论着，一边把一个兜盖捋平展，“这些人可真想往大衣口袋里揣东西啊，，什么呀——应该是这些人可真能往大衣口袋里揣东西啊……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要辞工——我自己去提出来。”丝苔芬·奥尔加说。

埃米莉·卡尔从那一整排大衣边转过身子，打量了一下丝苔芬这位金发美女：“没用的，丝苔芬，这家伙精明得很。你总对他摆出一副高不可攀的劲头来，人家不习惯，也受不了。结果呢？他让两个老主顾把做了记号的钞票掺在小费里。等你结账的时候就光剩下硬币，钞票不见啦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“埃米莉，我真是不知道钞票怎么就不见了。我记得清楚楚



楚,是有两样小费。我把它们都放在抽屉里,然后……”

“然后有人叫你出去一下,是不是?”埃米莉问。

“没错。怎么啦?”

“噢,不怎么。经理趁你离开的工夫,自己走过来把钞票拿走了,别的钱还都留在原处。然后他就开始查账,让你背黑锅。现在你算是让这点小费给坑惨了,有什么办法呢?只有照人家说的去做喽。”

“我当时真该扇他一个耳光,不过现在扇也不晚。”

“人家可是要记你的黑名单呢,罪名就是‘不诚实’。贪污小费在我们这一行里是要不得的。”

“埃米莉,这种恶心事怎么就从来找不上你呢?我可是受够了,我招谁惹谁了呢?”

“你呀,太不够当心了一点。”

“那你说,碰上这种仗势欺人的男人,一个姑娘家又能怎么办?”

“跟他敷衍呗,”埃米莉·卡尔轻描淡写地说,“否则他早晚会想出什么花样来整整你。”

“我可是一点也没预感到。”

“我预感到了,不是今天才预感到,昨天、前天、上星期没过一半我就看出苗头来了。我以前有个挺能打架的男朋友。他跟我讲:永远不要让你对手有时间稳住阵脚,要让他们始终站不稳脚跟。一旦对手稳住了阵脚,你自己就要难受了。所以说呀,千万别让他们稳住了。”

“也好,”丝苔芬说,“反正我拾掇这些帽子也拾掇烦了,想找点别的什么事干干。我有个朋友住在好莱坞,你还记得赫娣吧?”

埃米莉摇摇头。



“就是那个趁放假来看我的女孩，我还把她带来过这儿呐……”

“是那个长得挺丰满的姑娘吗？”

“就是她。”

“她是肯定不会为任何事情发愁的。”埃米莉·卡尔说。

“是啊，她碰上这种事情轻而易举地就打发了。”

“听我说，丝苔芬。再好好想想，别搞得前功尽弃，结果就是为了……”

“我不是已经被炒鱿鱼了吗？”

“他是这么说的，”埃米莉同意道，“这倒是他的原话，不过不是他的原意。他的本意是要你到他跟前去哭天抹泪、低三下四地想让他相信：是别的什么人把钱拿走了。我告诉过你他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丝苔芬看看手表，问道：“这儿的活儿你一个人应付得来吧？”

“只要你愿意，就行呗。”

“我愿意。要是经理回来找我，就告诉他我已经决定——告诉他本小姐已经决定另攀高枝去了。”

埃米莉·卡尔轻轻翘了一下小嘴，微笑着说：“他会明白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看他会。”

“需要些钱吗？”

“不，我搭顺风车。”

“你中间的名字是什么，丝苔芬？”

“克莱尔，怎么啦？”

“这样吧，把‘奥尔加’去掉，听上去太硬了，再同你这张面孔摆在一起，听起来就像个俄国名字。就叫‘丝苔芬·克莱尔’吧，或者会起点作用，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呢。孩子，你在好莱坞会走



上红运的，一旦走上了红运，你可就前程无量了。你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金发女郎。你有着白金的特质，你是那样一种金属，给一点温度，就会恒久地保持热量。”

“谢谢。”丝苔芬一边说，一边穿上大衣，戴好帽子。

“你和我们这些人都不一样。你总在逃避一些东西，逃避什么呢，逃避嫁人吗？”

“不是啊，”丝苔芬没精打采地说，“逃避一堆要把人捆住的钱。”

“什么钱啊捆人啊的？”

“我有个有钱的叔叔。他总认为他可以管我的事，甚至包括挑选他认为我应该嫁的人。”

埃米莉细细打量着她：“还是回去吧，孩子。”

“我不回去，我要去好莱坞，也许我能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呢，这都是说不准的事。”

“你会当上的。替我向萨姆·戈德文问声好，替我向克拉克·盖博致意。有什么话想留给经理大人吗？”

“有，就那句话。”

埃米莉眨眨眼睛：“我会试着用他能理解的方式跟他讲。再见啦，孩子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祝你走运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

## 第 二 章

男人说：“前面就是贝克斯菲尔德，很抱歉不能再送你了。”

“到洛杉矶还有多远？”

“还有一百英里出头，开车的话两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。但我希望你最好别非得今晚就过去。”

“噢，没事的。我在洛杉矶有个朋友，我可以和她住一起。”

“我很愿意……帮你租个房间，这儿有个挺不错的汽车旅馆。”

“不用，谢谢，甭麻烦了。”

“这么晚了，而且……”

丝苔芬微笑道：“听我说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我以前一直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
“好吧，这儿就是环形交叉路口了。到洛杉矶去的路得从那儿绕……告诉你我会怎么做，我把你送出去，送到干道的停车区去，那里亮着大灯，搭起车来也方便。”

“噢，甭麻烦了，我在哪儿都能搭车。”

“只是很短的一段路而已。”

“你住在这一带吗？”

“不，我来这儿办点事。”

丝苔芬打开车门。“好啦，”她笑着说，“我要走啦，别为我担



心。”

“我希望能让我送你到干道停车区,然后……”

“不用了,这样挺好。谢谢你,谢谢你送我这一程,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你——真好。”

她把手伸向他,他握了一下。在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眼里,二十四岁的姑娘就像是孩子。他这种家长作风既让人感动,又令人气恼。“我得走了,”她又说一遍,把手抽回来,微笑着关上车门。

他没有马上开车走,而是坐在那里,看着她,好像是要一直等下去,直到他看到丝苔芬将要搭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车。

她折回头,笑着说:“嗨,别这样啊,这样看上去就像是设了个圈套似的。人家看见你把车停在这里,两只眼睛盯着我,哪个开车的还会停下来呀?不好意思啊。”她看见了他脸上的表情,又找补了一句。

他发动了汽车:“找个女司机的车搭,天太晚了,这你知道。”

丝苔芬左手拿着手包,目送汽车尾灯的光芒消失,然后满怀信心地扫视起高速公路来。现在刚刚十点过一点,她还能在一点前赶到洛杉矶。

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,路上一辆车也没有,然后一来就来了一串。其中有四辆车排成一列,前灯都亮得耀眼。丝苔芬知道,像这样排成一列的车流很少会停下来。每个司机都想猛打方向盘,超过前面的车,同时把搭顺风车的人留给别的车去打发。她向后退了几步。

车流向她疾驶而来。一盏盏雪亮的前灯耀花了她的眼睛。第一辆车呼啸而过,车尾掀起的气流拍打着她的裙裾。她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来按住帽子。第二辆、第三辆、第四辆……全都轰鸣而过。再睁开眼睛,第五辆车已驶到跟前。这第五辆车行驶



时只发出一丁点轻微的“咝咝”声，速度却是飞快，似乎一心想超过前面四辆。接着，只见它一闪一闪地亮起了尾部的红灯，慢慢地停了下来。

丝苔芬回头看了一眼，看见的确没有别的车停下来，就赶紧跑上去。

她这一跑，等于给了司机一个信号。她希望能把车倒回来一点，然而落空了。等丝苔芬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时，她看出来，该司机确实不是那种君子。

这位司机和这辆豪华霸气的汽车摆在一起，倒真是般配得很。此人三十出头，长着一对黑眼珠。当丝苔芬钻进汽车，在他身边坐下的这段工夫里，这对眼珠一直在她的面庞和两条腿上溜来溜去。他穿着一身晚礼服，外面裹一件薄薄的黑色夹呢大衣，一只手搁在换挡杆上，皮肤松弛而柔腻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一只钻戒在无名指上灼灼发光。丝苔芬闻到了一股酒味，很微弱，但的确是威士忌的味道。他蓄有黑色的小胡子，一双眼睛因酗酒而泛红。

但是这个男人看上去还可以。这辆车也挺气派挺时髦的，配有先进的换挡变速器，与她从旧金山到贝克斯菲尔德搭的那辆车截然不同。

男人推动变速杆，马达的空鸣变做令人安心的低语。车身疾驶而出。

“去洛杉矶？”车子驶出停车区时，男人问道。

“对，你开得了那么远吗？”

“嗯哼，你冷不冷？”

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尽管她的两个膝盖自从太阳下山后就直冒寒气，她也只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冷，挺好的，谢谢你。”



“那个贮物箱里有瓶酒，酒还不坏哩。”

“我挺好的。”

“最好还是喝一点，暖和一下嘛。”

“不喝，谢了。”

他转过头来盯着她，黑眼珠里的光芒从容而自信。“和我来清教徒这一套，不会吧？”

她笑了：“我可不是什么清教徒，我就是我自个儿。”

“行，随你的便。我一会儿要在路边停一下，我可得喝一点儿，先把这段路开过去再说。”

他全神贯注地开了一会儿。他们平稳地超过了前边的四辆车，感觉好像是车轮掀起了长长的一段路面，把那四辆车都兜在里面，然后又不屑一顾地甩到一边。丝苔芬觉得现在的时速肯定达到了六十英里。她扫了一眼计速器，指针正稳稳地指着八十五。

“你从来不怕限速规定，对吧？”她轻轻地笑着，搭讪道。

“不怕。”

车还没开到利贝克，丝苔芬已经和这个男人混得很熟了。她从酒瓶里抿了一小口酒，然后听着他把威士忌的瓶盖拧好。

这个男人显然很阔绰，好像还有些好色，脑子转得飞快，又带着些愤世嫉俗。在他自信的外表之下，隐藏着一种针对女人的、冷酷而粗野的念头。丝苔芬觉得：恐怕只会有一种女人喜欢他这种心态和气质的男人。他一辈子都活在自私与空虚中，所以当评价两性关系时，也就降到了这样的层面之上。

轿车里装着热风机，吹出来的热气轻拂着她冰凉的膝盖，驱散了脚上的麻木，但后背上还是感觉有股子冷风。这男人开起车来是把好手，再有一个多钟头他们就到洛杉矶了。一路上她始终顺着他的心思说话，一直敷衍到现在。



丝苔芬讨好他的程度，仅限于让他不至于把自己扔在半路上。这男人真干得出这种事来。

他喝了第二口酒，然后把盖子拧回去，把瓶子扔进贮物箱。接着他就用一只手拍着她的后背。这只手从她的肩头顺着胳膊一直滑下来，轻轻地触了一下她的大腿。

“好嘞，小乖乖，”他说，“咱们上洛杉矶，我在那儿还有事儿要干……干……嗨，管他呢！”

他又给车子加了速，一股劲风迎面袭来，在车身上啪啪作响。夜色冷峻而清冽，前灯射出的光柱在路面上扫出一个雪亮的扇形区域。迎面开来的车子频频闪着前灯以示抗议，但都拿他无可奈何。他的前灯雪亮雪亮的，把别人都压了下去。

他们开得更快了。尽管车子的重心很低，但路面有些起伏不平时，丝苔芬仍能感觉到一些颠簸。她知道，他那最后一口酒喝得太高了。他偷偷地瞧着她，视线里明显带着一种揣度的意味。她假装全神贯注地看着右窗外的景物，以免与他视线相接。谢天谢地，前排的座位很宽，他没法……

“坐到这边来，小乖乖。”

她讶异地望着他。

“坐过来吧，别那么板着脸啦。”

她笑着说：“我喜欢坐在角落里。”

“算了吧，算啦，坐到这边来吧。”

她挪过去了几英寸。

“嗨，这哪儿够哇？”

“得给你留出开车的地方来。”

“开这种车一根指头就够了。你给我坐过来吧……我说，你这是犯什么病？你可不是那种老古板，对不对？……过来吧你……”